

亦
舒
新
经
典

人总会往回想。
思潮一直飞回去，飞回去，回到老远老早的悲欢离合，
甚至回到年轻时一个美丽的五月早晨。

亦舒
／著

阿修罗

新世界出版社



I247.5
Y536-11

阿修罗

人总会回想
思潮一直飞回去，飞回去，回到久远老早的思絮窝窝，甚云


亦

舒

新

经

典

 世界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 - 2007 - 57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修罗 / (加) 亦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104 - 0023 - 0

I. 阿… II. 亦… III. 长篇小说 - 加拿大 - 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057 号

阿修罗

策划：红书坊

作者：亦舒

特约编辑：钱丽

责任编辑：吕晖

统筹编辑：乔颖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9mm × 1194mm 32 开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104 - 0023 - 0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总会往回想。

思潮一直飞回去，飞回去，回到老远老早的悲欢离合，甚至回到年轻时一个美丽的五月早晨。

回忆通常苦乐参半，对一般人来说，最远的追思不过是回到童年，六七岁模样，不甚懂事，却拥有无限宠爱，时常为很小的事情，像一颗水果糖或一支铅笔，磨在祖父母或姑妈舅舅之类的身边大半天，最后，总能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这是童年的精华：不劳而获。

吴珉珉的记忆与众不同。

她的记忆始于三岁，甚或更早。

她记得坐在婴儿车里，由保姆推到公园去，那是北国的冬季，天空灰蓝色，树枝枯干，她示意想走，保姆总是哄她：“乖乖坐着，别动。”



即使还是幼婴，珉珉心里很清楚，她与保姆每天离家出来公园小憩，是父亲的意思。

因为每天这个时候，母亲醒来，一定要摔东西骂人。

珉珉记得一切。

她记得泪流满面的母亲一会儿把她抱到身边，絮絮地诉苦；一会儿又用力推开她，使她摔跤；她若坐着，母亲会叫她站；她若站在母亲身前，母亲又嫌她挡着视线赶走她。

珉珉总是呆呆的，不知怎么样才能叫大人开心，她希望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偶尔称赞她一句半句，但是从来没有。

其余的时间，她坐在房间里，与保姆作伴。

房间中央有一张小书桌与相配的椅子，珉珉常常坐着用铅笔学写阿拉伯数字。

起火那一天，保姆不在她身边。

珉珉看到墙壁上火红色影子乱蹿，背脊有炙烫感觉，她转过头来，向房门口看去。

保姆这个时候冲进来，用一条湿毯子蒙住她的头，把她抱出去。

她记得曾经把这宗惨事告诉好同学莫意长，意长想了想说：“你并没有记忆，事后大人把事情经过同你说了，你才把想象同事实联结在一起，编成回忆。”

不，事后完全没有人再同她提及这宗可怕的意外，他们都希望年幼的她不留回忆。

但是不可能，她清楚地知道母亲葬身这场火灾。

消防员与警察同时赶到，立刻展开救援工作，看热闹的邻居大

叫：“有个孩子在里边，有个孩子在里边！”

保姆已经惊呆，待众人提醒，才想起手中抱着的毯子里有一个孩子，解开来，露出珉珉的面孔，大家松一口气。

珉珉没有哭泣，她看向火场，木制平房已经烧得通了天，灰蓝色天空有一角被映得血红。

太迟了，母亲在里边。

珉珉用双臂扣紧保姆的脖子。

她听得保姆对警察说：“是太太放的火。”

警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太太的精神一直非常困惑，”保姆激动地答，“她好像想毁灭一切，她自己，这个家，与家里每一个人。”

听到这里，意长紧紧皱着眉头，“不可能，保姆怎么会这样形容你的母亲，她只负责带孩子，还有，三岁的小童，不会明白毁灭的意思，一切都自你的想象而来，你不应自寻烦恼，失火是一次意外。”

为了证明她所说不误，意长找来三岁的小侄儿，把一只乒乓球交他手中，对他说：“毁灭它。”

小孩把球往嘴里塞去，意长大叫一声，怕他吞下窒息，连忙把球抢回来，那孩子惊天动地般哭起来。

意长问：“看到吗，三岁孩儿能做的不过是这些。”

珉珉不再意图说服意长。

深夜，她坐在漆黑的宿舍房间里，独自沉缅在回忆中，只有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有她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什么。

当她父亲自大学里赶回来，火已救熄，火场只余一堆瓦砾。



珉珉被安放在朋友家中，数日后，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手中执着一束花，预备献给母亲。

她转过身，抬起头轻轻对保姆说：“她从来没有笑过。”

保姆甚为震惊，“什么，你说什么？”三岁孩童怎可有此慨叹？

她父亲伸手过来，“我来抱你。”他以为她想看得清楚点。

保姆退后一步，像是害怕的样子，随后就辞职。

吴家父女继续在朋友家寄住。

苏伯伯是父亲的同事，苏太太没有孩子，看到珉珉，蹲下来笑问：“这位小公主叫什么名字？”

珉珉立刻就喜欢她，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让她抱住自己。

苏伯母身上有股清香扑鼻的气味，珉珉觉得安全极了。

他们寄居在苏家颇长一段日子。

在这三五个月期间，珉珉记得她一直可以享用新鲜食物与干净衣服。

苏伯母也把她当亲生孩子似的。

珉珉记得她的样子：身材瘦削高挑，鼻子上有几颗雀斑，在家也打扮得整整齐齐。

她替珉珉置了一大堆玩具，有一个金发洋娃娃，穿大红色纱裙，最为珉珉喜爱。

苏伯母跟珉珉说：“她叫桃乐妃。”另外有只玩具狗，“它是吐吐。”什么都有名字，苏伯母也像个孩子。

她同珉珉的父亲说：“吴豫生，本来我已决定不要生育，直至见到你女儿。”又同丈夫说，“苏立山，我也要一个那般可爱的孩子。”接

着咯咯地笑起来。

珉珉听到她父亲说：“过了年我们也该回家了。”

苏氏夫妇甚为意外，“回香港？”

珉珉看见她父亲点点头。

“哎呀，”伯母说，“我不舍得珉珉。”

“她阿姨愿意照顾她，我考虑很久，觉得可以接受这个建议。”

苏伯母现出寂寞与无奈的神色来，珉珉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苏伯母感动地问珉珉：“你也不舍得我？”她一直把珉珉当小动物，不知道孩童也有思想理解能力。

过一会儿，苏伯母又说：“也好，香港天气暖和点，你也可以乘机离开这块伤心地，还有，多伦多这样的地方，也实在不能够把它当一家。”

苏立山在这个时候嚷：“女人，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抱怨抱怨。”

珉珉没有看见她父亲笑。

后来她才知道，一个人如果伤透了心，就很难笑得出来。

他们就要走了，珉珉十分留恋苏家的面包白脱布丁，她希望香港阿姨也有这样的好厨艺。

就在他们要乘飞机离去的前一个星期六下午，苏立山要去看球赛，他妻子说：“把珉珉也带去吸吸新鲜空气。”

“球赛三小时那么长呢。”

“一个钟头可以回来了。”

苏立山无奈，“专制呵，”他同老同事说，“我是标准的老婆奴。”

他抱起珉珉，先把她父亲，送到大学去做最后收拾，然后开车



子，把珉珉载往球场。

车子在半途停站。

珉珉刚警惕地抬起头来，已经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笑着过来拉开车门，她是谁？

少女看到珉珉也问：“噫，这是哪一位？”

苏立山说：“敏玲，把小孩抱着坐。”

少女把珉珉抱在膝上，“你叫什么名字？立山，我不知你有女儿。”她笑。

虽然苏立山忙着把车子调头，百忙中，少女探过身子去吻他的脸颊。

苏立山说：“给人看到了不好。”

少女不悦，“迟早会叫人知道，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作出抉择。”

苏立山说：“再给我一点时间。”他伸出一只手去握住她的手。

少女转嗔为喜，在珉珉耳畔轻轻说：“听见没有，他选我呢，他不要你。”

珉珉记得她抬起头来，看着对方。

少女变色，“立山，你看这孩子的眼神，像是要射透我的心呢，她听得懂我们讲话吗？”

“除非珉珉是天才，”苏立山说，“珉珉对不对？”

然而少女已经受了震荡，一路上她没有再说什么。

球赛中苏立山买了爆谷给大家吃，这个叫敏玲的少女一直注意珉珉的举止。

她问珉珉：“你看得懂这场球赛是不？”



胡敏玲说：“你的妻子不能给你生育孩子？”

苏立山不出声。

胡敏玲说下去：“我可以。”

苏立山说：“得了，敏玲，今天你太过分。”

“她已经遍访名医，她已经打算放弃，对不对？”

苏立山把车停下来，“即使我离开她，亦断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让她下车，载着珉珉回家。

苏太太出来迎接他们。

她问珉珉：“球赛好看吗？”

珉珉点点头。

苏太太微笑说：“你长大之后，一定是个不爱说话的女子。”

苏立山在一边听到了转过头笑道：“追死人。”

第二天早上，男人都出去了，只剩苏太太与珉珉。

电话铃响，苏太太过去听，她与对方说：“苏博士在实验室。”

她回座继续剥橘子给珉珉吃。

珉珉忽然说：“胡敏玲。”

苏伯母一怔，“你怎么知道是她？胡小姐是你苏伯伯的得意弟子。”

珉珉看着苏伯母，蓦然清晰地说出来：“迟早会叫人知道，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作出抉择。”

苏太太一听，脸色猛变，她站起来，撞翻了茶几。

珉珉犹如一只学语的鹦鹉，她记忆好，把大人所说的话一字不

差地重复出来，声音稚嫩，一如胡敏玲扮爱撒娇时做作的腔调。

苏太太浑身寒毛竖起来，这情况太诡异，她惊怖莫名，“珉珉，你从哪里听来？”

珉珉继续学下去：“听见没有，他选我呢，他不要你。”

苏太太完全明白了。

她双手簌簌地抖，轻轻地，大惑不解地自言自语：“他们一直瞒着我，她常常来这里找苏立山，就在我家里，当着我的脸侮辱我，难怪她嘴角常带轻蔑笑意，原以为她看不起家庭妇女，现在我明白了。”

珉珉静静看着她。

“告诉我，珉珉，这是几时的事，昨天？”

珉珉点点头。

“胡敏玲与你们一起去看美式足球比赛？”

珉珉点点头。

“呵，都通了天了，就把我一个人瞒在闷葫芦中。”

珉珉还不罢休，她学下去：“你的妻子不能给你生育孩子，我可以。”

苏太太如堕冰窖，两颊肌肉不由自主地抖动，过了一会儿，她伸出双手，按住面孔，因为她发觉眼泪不受控制，溅得到处都是，她怕吓着珉珉。

苏太太像一切人一样，低估了三岁半的珉珉。

这孩子与别的孩子不同，她自出生以来，便看惯了成年人的眼泪。

苏太太喃喃道：“珉珉，你不会对我说谎，孩子不会说谎。”她把



她紧紧抱在怀中。

她失声痛哭，一如珉珉的母亲。

珉珉拥抱着苏伯母。

下午，苏太太把珉珉抱到小床上，强颜欢笑，“你该午睡了，伯母也去睡一睡。”

珉珉醒来的时候，一屋都是人。

她自小床爬下，也没有人注意，她看到苏伯伯与她父亲憔悴地无语相对。

救护人员把苏伯母抬起，放在担架上。

珉珉走过去看到她双目紧闭，抬起头问护士：“她还醒不醒来？”

护士大吃一惊：“这小孩自什么地方走出来？”

她父亲连忙过来抱起来。

她问：“伯母还醒不醒来？”

吴豫生没有回答，与苏立山一起跟车到医院。

他们在急救室外等候。

苏立山面色死灰，“她不知道如何发现的……她与胡敏玲通过话，敏玲承认一切……没想到……”

吴豫生责备他：“你做得这样明显，分明是怕她不知道，你并无忌讳。”

苏立山掩面哭泣。

珉珉听得她父亲深深叹息。

苏立山说：“我错了，我一手毁了这个家。”

珉珉看着他，只希望苏伯母会得醒来。

医生出来了。

珉珉第一个迎上去抬起头等消息。

医生说：“她苏醒了。”

珉珉松一口气。

苏立山忙问：“我们可以进去看她吗？”

医生瞪他一眼说：“她不想见你，对，谁叫吴珉珉？”

珉珉站前一步。

“你吗？”医生意外，“请跟我来。”

珉珉握着医生的手进入深切治疗室。

苏伯母躺在白色的被褥上。

珉珉过去，把脸伏在她胸膛上，感觉那一起一伏。

她听到苏伯母低声说：“谢谢你，珉珉。”

珉珉点点头。

“你放心，我已经醒来，决定做一个新人，凡事从头开始。”她开始喘息。

珉珉握住她的手。

：“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对不对？”

忽然之间，她痉挛起来，珉珉听见床边一部机器发出嘟一声长鸣，医生紧张地说：“把孩子先抱出去，别让这事对她有不良影响。”

护士急急拉开珉珉，珉珉感觉到苏伯母胸口起伏已经停止，她松开手。

珉珉没有哭，她由看护领出病房。

十分钟后，医生出来说：“病人已故世。”



珉珉看到苏立山踉跄地退后，撞在墙上。

她真心为他难过。

吴豫生一声不响，抱起女儿便走。

第二天，他们就离开多伦多回香港。

莫意长打完球回宿舍，顺手开亮灯，起初不知道珉珉独自坐在黑暗里，吓了一跳，后来习惯了，就劝她：“想什么？认识你那么久就想那么久，有什么益处。”

珉珉但笑不语。

意长说：“我讲十句话你还讲不到一句。”

珉珉翻开功课，仍然不说话。

意长伏在书桌上看她，“你到底在想什么，那些故事是否写在你的眼睛里，所以你的眼神那么深邃？”

珉珉摇摇头。

“好好好，我不骚扰你温习功课，我去淋浴。”

珉珉躺在床上，笔记本子覆盖在胸前。

到今天她还可以感觉到苏伯母冰冷的手。

可怜的女子，大伙甚至不知道她的闺名叫什么，每个人都叫她苏太太，可想她已经嫁了苏立山良久。

一年前珉珉问过父亲：“苏伯伯后来有没有娶胡敏玲？”

吴豫生一呆，“你还记得他们？”

“是，我记得。”

做父亲的不置信，“那时你只有三四岁。”

珉珉微笑。

吴豫生低头回忆，“没有，后来胡敏玲嫁给一位外国讲师，苏立山一直很潦倒，他似受了诅咒。”

珉珉惻然。

“苏氏夫妇十分痛惜你。”

“我也记得。”

“结局太叫人难过了。”

珉珉没有回答。

回来的时候阿姨在飞机场接他们，她穿一身黑衣，珉珉还是第一次见她，小孩子特别喜欢漂亮的人，看到丑人马上会势利地露出厌恶害怕神色，异常令人难堪。

珉珉叫一声阿姨，握住她的手。

这阿姨异常漂亮，珉珉与她一见如故。

她对珉珉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她的车子也是黑色的，由司机驾驶。

珉珉坐在父亲与阿姨当中，听到阿姨说：“豫生，不如你也搬来与我们同住。”

“我姓吴，怎么可以搬到陈家住。”

“你始终狷介。”

“学堂里有宿舍配给，我住那里就很好。”

阿姨像是有许许多多话要说，太多了，全挤塞在心头一处，卡住一个字都出不来。

到了陈宅，吴豫生喝了一杯热茶，轻轻吩咐女儿数句，便走了。



陈宅地方宽敞，布置清雅，阿姨是个极理性的人，她让外甥女坐在她对面，清晰地说：“我是你母亲的妹妹，我叫陈晓非，你母亲故世，现在由我照顾你，我们是至亲，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告诉我。”

珉珉点点头。

一直到小学毕业，珉珉都住在阿姨家中。

沉默寡言的脾气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上午有一位老师来补习幼稚园功课，下午有音乐教师试着启发珉珉的兴趣，她都不甚积极。

吴豫生说：“太早了。”

阿姨笑，“我不愿天才儿童被浪费。”

“你想栽培天才？”

阿姨蹲下问珉珉：“你最擅长什么？”

吴豫生说：“孩子应专长吃冰淇淋撒娇哭泣，珉珉是不是？”

珉珉笑笑，她有点分数，知道将来擅长做什么。

“她是个小大人。”阿姨说。

稍后，珉珉便会听电话，趁佣人不在，她清晰地在电话中应道：“这是陈公馆，陈晓非小姐不在家，你是哪一位？”

那一头的客人都以为是个颇懂事的小朋友，有时留言相当复杂，却难不倒珉珉的记忆。

阿姨只说：“我记得你母亲小时候也是这样精灵。”

诧异的是一位客人。

施松辉认识陈晓非已经有段日子，最近才获准用陈宅的电话，他追求她，知道她独身。

他听到珉珉的声音，不禁大奇，“我叫施松辉，你能告诉我你是